

独自在家

陈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
作
家
私
语
七
人

独自在家

陈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71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蒋 艳

心箭丛书

独自在家

陈 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6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74-X/I·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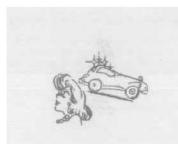
定 价:18.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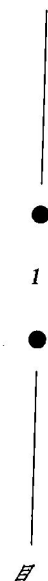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目 录



她是一个小对钩呢还是一个人	/1
雨子的某种想象	/6
距离带来亲密	/15
一天的读书所想	/17
反“胡同情结”	/20
女性用品	/24
挺住意味着一切	/27
炮竹炸碎冬梦	/33
死的启示	/44
逝去的声音	/50
忘记过去	/56
自由是一座绿屋顶	/58
超性别意识	/63
“远”对“近”说	/70
一个不老的人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73
想象的隐居生活	/76
家是靠不断地扔东西建设起来的	/79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85
雨若的爱情	/90
老人的哲学	/98
稠密的人群是一种软性杀手	/103
呼喊的纸片	/107



虚构的生活	/114
向日葵惊叫	/125
哭泣的蕃笛	/129
写作与逃避	/132
谎言是树一样高大的侏儒	/134
孤独的能力	/136
半个自己	/138
独自漫游	/141
利己与利他	/145
生活的科学	/147
破开	/154
作家的“个人化”	/161
写作是最好的交谈	/164
艺术家的自由	/166
我看“自杀”	/168
写作的日子	/172
我的旧相簿	/176
上帝在厕所里	/178
荒谬与交谈	/185
心脏后部	/189
神不守舍	/199
表演悲剧	/202
我的“个人化”	/206
空中楼阁与城堡	/210
带上你的诗上路	/213
到底谁是谁的希望	/216
独自在家	/218
初冬，街上的那个女子	/222



中药方 /226

扔 /231

安静的力量 /234

陈染对话录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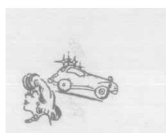


3

目

录

她是一个小对钩呢 还是一个人



1

几年来，水水一直做着与文字与精神有关的工作。她在许多个城市留下足印，在许多个报社当过记者和专栏撰稿人，而她在每一个城市的最长时间也没有超过一年。她不停地奔波，不停地从失望中梦幻出新的希望去奔赴，落得身心疲惫，形销体损殚精竭虑。每一次之后水水都狠狠地发誓要冷下一条心，摆脱那种用泛着酸气的文字虚伪地营构自己与世界的毛病！她认定那种文字的自欺又欺人，无非是当众抒情与思想。尤其使她感到弥天大谎的巨大骗局是那些从小至今把她的头脑填充得满满的古今中外的关于爱情的一

她是一个小对钩呢还是一个人

切文学和理论。

在以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水水总是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她总是先把两只单沙发对放起来，把自己的身体近乎仰躺地靠在松软的沙发里，仿佛是躲进一个自制的城堡。然而，水水内心的躁动与盈满，使她的这种静静的姿态只保持了三分钟，她就站起身在地毯上走来走去。阳光被脚步从地毯上踏起，水水在尘埃般冉冉升起的光束里像一只困兽。这困境是水水自己给予的，书桌上苍白的厚厚的稿纸像一只无边的大血库，永远等待着水水用血液去涂抹去填充。水水感到自己的身体绽满“窗口”，身体里所有的生命光辉全被理念调动起来，从那“窗口”飞翔出去落到纸页上，而水水自身的生命却像秋日里悲凉的落叶倾洒在土地上一无生息。当夜阑人静之时，满天古怪的星光如白银银的炭火罩在水水的头顶，四下茫茫的黑暗就涌来压迫、榨取水水的思想。我在干什么？我是刽子手！水水总是想。

可是，什么事习以为常便真起来，做多了连自己对那堆真诚的文字都感动起来。水水极力使自己够得上那堆文字的境界。她既是那文字的制造者，又是那文字的受害者。她跑回了出生地，依旧在报社里做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这样的—个清晨，在水水的外婆去世后第一个到来的那个清晨，水水早早地就到单位去请假。

上楼的时候，水水想到苦涩的冬天就要降临了。她的皮鞋在楼梯上的杳杳声穿越半明半暗的晨光，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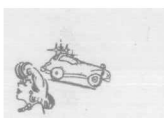
回到两个月前的一天。

那天，她一进报社大门，就遇到了记者部的部长老史，老史铁着脸孔没表情，水水几次冲他笑，老史仍是死水一潭，她不知怎样才好，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脚一步步走上楼梯，没出声。老史天生具有一种当领导的素质，比如，他从来不和部下们打成一片，过从甚密，他认为与部下关系密切，就会丧失管理部下的自由，若大家哥们兄弟叫着，谁有什么差错，自然不好说什么。同时，他认定世界上最密切的外人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掌握你的秘密最多。水水曾多次试图讨老史欢心。比如，有一次她发现老史的左眼镜腿坏了，水水回到家就翻抽屉拉柜子，找几零几万能胶水。水水丈夫问干什么用，水水说我们部长的左眼镜腿坏了。没过两天，水水回到家又翻抽屉拉柜子，找几零几，丈夫问干什么用，水水说我们部长右眼镜腿又坏了。几个月来，水水的努力换来的仍是老史那无论水水多么温情的微笑也无法穿透的铁板面孔。

水水站在楼梯上刚刚降临的清晨里沉思了一会儿，她看到黎明的气息已在楼道里一步一步伸展开来。水水暗暗发誓，今天见到老史包括向他请假的时候，自己一定也板起面孔没一丝笑容。这个世界谁是孙子呢？！

于是，水水铁起面孔，保持着状态。可是，一直到办公室门口也没碰到老史。水水的表情扑了空，有点失落。

她打开门，发现自己来得太早了，不仅老史没有来，部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横七竖八零乱躺着的办



公桌和一小山一小山的稿件。

水水站到老史的桌前打算写个字条。写完了，又觉得不太满意，便撕了攥成一团投进废纸筐，准备重写。水水回身之际一眼瞟到墙上挂着的考勤表，正好是月底，表上密密麻麻满是一个个小对钩，一个对钩能得到二元钱的误餐补助。问题是这一个小对钩的获得之难。每天部里早晨八点和下午五点各统计一次，要你全都坐办公室里，比如你喝茶、睡觉、会朋友，那么你便获得一个小对钩。部里很多人对此提出意见，说报社的工作性质不适于这样，但考勤表仍然顽固地坚持下来。水水几次都想把它撕了。

4

水水走过去，看着自己零零星星的几个小对钩。她屈指算了算，这个月部里属自己发的稿子最多，跑的点最勤，小对钩却最少。水水回身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四周，又推开屋门朝外边楼道里望一下，然后一个箭步窜到考勤表前，把它撕了，攥成一团丢进废纸篓。停了一会儿，又弯身把它捡出来，匆匆忙忙跑到厕所扔进马桶，哗一下冲了，然后准备快速离开报社。

这时，水水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还堵在胸口，没有表达尽致。于是，她拿出兜里的粗粗的碳水笔，用食指与中指夹着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上：

我不是一个小对钩而是一个人
我不是一只小安钉，被
安在哪儿就乖乖地钉住



写完了，水水把碳水笔收起来。转身之际，水水觉得还有话要写，于是她又掏出笔用左手写上：



为什么总是我们去看官人的脸色
为什么不让官人也看看我们脸色

这时，楼道里有了脚步声。水水知道上班的时间差不多了。于是，她待那脚步声刚一消失，立刻窜出厕所，轻轻快快跑下楼，镇定地走出大门。水水极目四顾，整个过程没有撞到一个人。

水水向着外婆故去的那家医院奔去，心中有了些许安慰。在雪白的阳光下，早晨的街伸着懒腰苏醒过来。

一九九二年春

雨子的某种想象

6

雨子同时看着两本书：《红色娘子军》和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

她一向无书不读，除了排斥学术界玄虚的术语以外，一切书都读，特别是那种妙思横生、语辞奇异、越轨而古怪的书尤其喜爱。她读书毫无章法，常常是把神学、宗教与食谱、茶道一块读，把破坏、毁灭与建立、诞生的书相提并论。

《红色娘子军》使她涌满怀旧情绪，与其说她在读《红色娘子军》，莫如说她在回首往事、缅怀一逝不返的岁月。雨子与李眉是踏着《红色娘子军》电影的连歌长大的一代人，她清晰地记得在她们乏味荒漠的幼年时候那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电影所带给她们



的要命震撼，这种震撼已被现代青年所不齿、所丧失、所遗忘。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

这些时过境迁的古老句子像一束束会唱歌的绿火苗，流进她业已宁静的心扉，她眼前飘荡的文字已不再是娘子军们行军时脊背上印有“红军”二字的大斗笠，不再是硝烟弥漫、残骸遍地的废墟之上耸立着的百孔千疮的连旗，那浸染着鲜血的四枚银毫的党费也已在今天朽成一小堆废铜烂铁……透过纸页，她所看到的是空虚的现代人永远追溯不回的一种精神的毁灭与失落的荒原……

二十年过去，当那场景再次隐现时，已经领悟了法国那位结构主义批评大师的“如果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的雨子，竟是热泪盈眶，感怀万端，越是那些现代电影所不屑的地方，比如：与组织分离前夕，从里三层外三层红布包包里取出党费；在英勇就义的一瞬间，眼睛忽然湿润地掠过随风飘曳的红旗，嘴唇含起视死如归的微笑，等等。她并不欣赏这些描写，但越是这种地方，雨子越是感到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家园的永久丧失。

她无法说清这漫长的岁月流逝所夺去的一切，属于成长还是属于毁灭。



雨子坐在静谧的房间里呆呆的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雨子丈夫对此极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她过于悠闲的结果，纯粹属于有闲阶级的胡思乱想、无病呻吟。

为了平缓纷乱的思绪，他们偶尔也讨论一些男人女人的问题。

雨子对《罗马女人》中的主人公阿德丽亚娜频频更换情人的生活态度表示理解和同情，她认为阿德丽亚娜既然干妓女这一职业，就应该每次更换一个不同的情人，若只让某一个男人占有，那样就会生出喜欢上某一个男人的危险，这种危险将导致她不仅出卖肉体，而且还将出卖精神和情感，那么她干的就不是妓女这一行了。

雨子说，由于阿德丽亚娜的这一无能为力的职业，她的行为方式不仅不是什么堕落，而且应该看作是她对自身心灵的忠贞捍卫。

雨子的丈夫则说，这是女人们为自己的淫乱行为寻求精神安慰和依托。

雨子的职业虽然与阿德丽亚娜的职业相去甚远，但雨子对她却没有丝毫的鄙视，反而在心理上对她产生某一种遥远的相通。这一相通来自于雨子在其丈夫同榻而眠的某一时刻所产生的无可名状的想象。

两人争执了一会，雨子的丈夫忽然说：“你怎么能从对《红色娘子军》的感怀，一下子跳跃到对一个妓女的赞同？”

“不知道。”

雨子自己也莫名其妙。



从《红色娘子军》到《罗马女人》之间，是岁月的沧桑所赋予雨子的含量。

“总之，”雨子最后说，“世界上若没有我们女人，你们男人连裤子都没人给做。”

丈夫想了想，说：“世界上若真的没有了女人，那么我们男人还穿裤子干吗？”

雨子卡住了，丈夫言之有理。这世界的确是谁都离得开谁。

雨子的丈夫在P城的一家报社副刊部当副主任，每天依旧是早去上班，早出家门几步，就会赶在清晨公共汽车的高峰时间之前到达单位，一路上又快又畅，心情便也畅快。到了单位，打开水，拖地板，浑身上下这么一折腾，便锻炼了身体。关键是打扫卫生的时候，领导和下属们陆陆续续就来了，来了就看见副主任又在打扫卫生，多少年如一日，大家把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到所有人都上班到位了，副主任的卫生也打扫完了。然后他洗洗手，沏上茶，把自己的屋门一关，惬意地拿起一张报纸或雨子推荐他的一本什么书，开始了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来找副主任谈话的人太多（正主任是不经常上班的，所以他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当上正主任），副主任就悄悄转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别人问起副主任来了没有，哪儿去了，便有人回答说：一清早就看见副主任拖着地板，不知这会儿哪儿去忙了。

雨子的丈夫始终认为，上班迟到是最亏的，迟到一会儿，整整一天这点罪都赎不回来，总要赔笑脸。



他的理论是：一早遮百丑。

雨子的丈夫虽然只比她大出十岁，但他却是属于在中国大陆畸形的夹缝中扭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雨子的眼里是生存能力最坚韧最强盛的一代，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能文能武；同时为达到目的，他们能够委屈求全、人云亦云、不择手段，能文明也能野蛮，以不变应万变，竭尽手腕、诡计之能事，不达目的不罢休，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年长、年幼于他们的上溯几代或下续几代人的局限，不是囿于各种名目的理想和原则，就是碍于丧失精神的（或称之为丧失信仰的）现代人的脆弱、漠然与傲慢。

雨子的丈夫在中国这片独特的民族土壤之上和奇妙的人际形态之中，的确是八方玲珑、左右逢源、周旋自如、如鱼得水。他的一路得胜的法宝就是永远的谦卑与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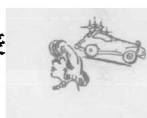
他最初能够获得雨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温文尔雅和百般柔顺的绅士风范，这对于一个追求精神独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生活选择极为重要。尽管雨子十分看重智力生活，她始终以为日常生活也是智力的一种显示，是人生经历与背景的一种契合。但生活提供给每个人的选择自然不是两全齐美，已经懂得了让步、妥协和退而求其次的雨子，自然懂得首先选择什么。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奇怪的土地上，每个人都要对它做出最大限度的妥协与投降，否则，你将一败涂地。雨子已经深深领悟了那句古训：欲取姑与。即：



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要想获得，必先失去。

雨子无法说清她的婚姻是一种获得还是一种丧失。



雨子的丈夫在单位也颇得领导的赏识。雨子对其丈夫的生存能力从来不曾产生丝毫的怀疑。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伸向往昔与未来、伸向任何一代人的跳板——她懂得和理解任何一种生存。

雨子的丈夫对于自己提早上班的奥妙，还有着所有的职业男人和女人们心领神会、共所周知的经验：去得太早了也不行，关键是你拖地的时候，你的上司和下属刚好来上班。如果你早早就打扫完卫生，办公室里又来了一个人或两个人，那么等你的上司来了都不知是谁干的。你最好拿着拖把比划来比划去，哪怕把地板拖上十遍，也要等大家都来了再放手。

丈夫每天提早去上班的关键性奥妙还在于可以提早下班，悄悄离开单位，人不知鬼不晓，买了菜回家，然后早早做饭吃饭。提早结束白天琐碎的生活内容，便可以延长夜晚的床榻生活。

吃过晚饭，两个人总是先到街上去散步。雨子总是渴望到公园里，那里人烟稀少，古树林立，湖波微漾，湿润的土路所踏出的足印给人以真实感和某种情调。她总是觉得现代公路过于坚硬和雕琢，那里人流稠密，车潮如云，尘埃飞扬，噪音嘈杂，走在上面踏不出痕迹，觉不出质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使得自己的内心在幕天席地、无遮无拦之中毕露于世。关键是在公园里她可以心绪